小说的多写

叶兆言

刚学习写作，脑袋里没多少小说概念，也不太明白长篇中篇短篇。我们说一个人喜欢看书，喜欢看小说，差不多都一个意思。后来学习写作，想哪写哪，想多长写多长。因为写，才知道还有长中短之分，在这之前，只知道议论谁小说好看，谁的小说更有名气。

看小说的最大好处是随意，想看看，不想看把书扔了。开始写作也这样，兴冲冲开个头，不想写了，弃之如废纸。很快发现这不好，别人的书你不看，没任何损失，书仍然还在。你写的小说半途而废，过了这村没这店，没了就没了。因此我的经验是逼迫自己，要么别写，要写，非得写完。别老想着写世界名著，你先老老实实，乖乖地把手头活干完。

小时候有过很多梦想，从未想过当作家。上大学，中文系学生都写小说，我跟着凑热闹。也曾想做批评家，逮谁骂谁，准备将当时最好的散文家杨朔先生狠狠批判。论文题目是《杨朔散文的告别》，指导老师是杨朔粉丝，看了我的论文，眼睛里全是眼泪，说你的观点确有对的地方，可是我感情上受不了。

于是调整方向，战略性转移，做学生的别跟老师过不去。在我看来，小说和散文没啥区别，既然老师不喜欢，干脆改写小说蒙事，反正读大学，无非为了一个文凭。为文凭可以不择手段，正好中文系搞创新，允许用小说代替论文，我已写了一堆小说，随便挑一篇顺利毕业。

结果断断续续就一直写小说，一眨眼，三十多年过去。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自己与文学，属于始乱终不弃，先上床再闪婚，结了婚才恋爱。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，都这般潇洒，在过去，在我们年轻时，还真是个事。

不知不觉中，写了一大堆小说，其中最多的是中篇，收集一起，厚厚的八大本。为什么写了这么多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无非是写了就写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一旦开写，顺理成章就把要写的小说写完。当然还有时代因素，在我写作欲望最旺盛的日子里，无论刊物，还是读者，都喜欢中篇小说。

现实生活

真怀念开始写作的岁月，曾经一天写过两个短篇，四天完成一个中篇。年轻永远是好，年轻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有人问写那么多小说有什么秘诀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想不出答案，只能瞎敷衍，说自己看了很多外国小说。事后想想，这答案肯定不对。毫无疑问，自己确实看了不少小说，然而看的人很多，看得多与写得多，未必有什么直接关系。

正确答案可能就一个字，不停地“写”，只要写，只要能够坚持，谁都可以这样。

邂逅铁树开花

葛译友

某古刹一隅，一铁树“玉树临风”，威武惹眼。但见，刚直的巨干将修长坚硬的绿叶温柔举起，坚韧皮实强壮，寻常中透着俊雅。不曾额外索需，却不知疲倦常青常绿。

禀性硬朗，侠胆大义，铁骨铮铮，傲视群物，特立独秀于万千世界，独善其身，迥然于世间。

坚可近，淡而烈，俏不艳，刚中有柔，千回百转，仿佛穿越千年。它驱赶寒意，唤得春色。耐寂寞，甘孤独，集诸多品质于一身，付出是它无声的语言。从破土起便无声酝酿，蓄积、集聚、发力，像个骁勇的战士时刻准备着跃出战壕冲锋。

不起眼，不经意，经历不知多少炼狱般的生命飞天，一夜间，吐蕊绽放，炫目惊艳，于是它和它的世界积极向上。眨眼间仿若魔法般变出“这”紫嫣红，花香四溢，它，以及它周遭的一切亦随之美丽无比。

“流水下山非有意，片云归洞本无心。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遍界春。”它像个武士，百折不回，不怕困难，一往无前。偶遇倔强威猛的铁树开花，灿烂总在心头绕。

与世无争，清净庄严。包容若谷，自有非凡。于自然，美不胜收。于世界，奉之丰厚。铁树无心，开花有意，透着淡淡禅宗，蕴着浓浓机缘。无心无作，花香四野。超越情识，境界非凡。品质可鉴。

江南梅雨

曹乾石

江南的梅雨来得神奇，来得急骤。前几天还是烈日高悬，闷热难熬，可一转眼，东南风一刮，云障雾遮，梅雨说来就来了。

江南的香茗，饮誉中外。三分靠土地和人的栽培，四分便靠梅雨的滋润造化。“小满”以后，一阵雨，一层绿。雨后，盘山茶园，层层叠叠，又爆出一茬茬的新芽，满目绿色的世界，仿佛是浓得融不开的云彩。剪成杯形的茶树，万千茶叶，恰似剔透的翡翠，玉润润的，晶莹、鲜嫩。明明净净的梅雨，宛如全化入了这绿森森的茶园中了。

这时，你在细雨中掐下一片刚绽的茶叶，含在嘴里，扑鼻一股清香，悄然弥漫开去，令人气爽神清，细细咂摸，一丝淡淡的苦涩，又仿佛含着丝丝缕缕的甜味，舌底生津。品着品着，漫山茶树，犹如碧沉沉的梅子酒，潺潺地在胸中流淌，不觉竟有三分醉意了。

梅雨季节，正是农家最繁忙的时光。春蚕要结茧，小麦要上场，秧苗要栽插，忙完麦场抢栽秧，家家户户无闲人。碧波泱泱的水田里，蛙声一片，田中倒映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。缠缠绵绵的梅雨，迷迷蒙蒙，淅淅沥沥，天日不开，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那晶亮亮的雨丝，温润、亲切、绵长，牵来了一幅幅动人的农耕图。雨雾蒙蒙的田野里，农人们躬身弯腰，手握绿秧苗，点水成行。随着水田倒影的悠悠荡动，农人的面前出现了一条条笔直的“绿线”，这是插种者栽下的希望。

雨雾中，一声声清脆的布谷鸟叫，呼唤出一群群提着竹篮的村妇，她们像一只只飘舞的彩蝶，飞进一片片碧绿的桑园，采摘下一张张肥硕的沾着雨滴的嫩叶。采满了篮子，就把竹篮挂在桑树枝上，寻觅着桑枝上紫红的桑葚儿，一颗颗往嘴里送，吃得满嘴乌红，像涂了口红，视各自的脸相，就会哈哈大笑起来。

梅雨季节的竹林，正是最茂盛时期，老竹健壮，新竹吐翠，根根嫩竹刚吐枝展叶，有的还沾着一层咧嘴的笋衣，经过梅雨的洗礼，越发青翠挺拔。雨滴落在竹叶上，晶莹的雨露顺着叶尖滚落到地上，发出阵阵“嘀嗒”声。细雨催发了地下的“行鞭笋”，那些卧躺在地下竹鞭上的笋芽儿，受梅雨滋润，也一个个拱松浮土露出头儿，成了农家稀有的佳品。竹林边星星点点的杨梅树，正是挂果的季节，一阵阵梅雨，一阵阵火辣辣的太阳，便把杨梅催红了。

等农民们忙完了一茬活儿，梅雨也就过去了。江南的天更蓝，水更清，地更绿。梅雨，牵来了不老的青山，长流的碧水，牵来了一片童话般的美好天地。

反复开关的领事馆

——外滩建筑之二十五：俄领馆

乔争月

上海众多的领事馆中，俄领馆的命运最为戏剧化。虽然这座红瓦灰墙的大楼自1917年建成一直都是俄领馆，却开开关关，历经沧桑。

大楼由德国建筑师里约伯（Hans. E. Lieb）设计，融汇了巴洛克和德国复兴主义元素，是俄罗斯最美丽的驻外使领馆之一。

俄国于1896年在上海设立领馆，但馆舍分散于城中各处，1904年其中一处办公地还发生了火灾，导致重要文件损毁。1911年新上任的总领事格罗瑟（Victor Grosse）既有远见又会办事。他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陈述上海的重要性，从而成功获得专款筹建一座气派的领事馆。

但世事难料，新馆建成不久俄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。尼古拉二世成为了末代沙皇，壮丽的新馆关闭，直到1924年中苏建交后作为苏联驻沪总领馆重新开张。可是1927年领馆又因局势不稳闭馆，1932年重开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次关闭，1949年又在原址开馆。

至此，这一出反复开关的戏剧居然还未落幕。1962年灰色大楼因中苏关系恶化再次关闭，到1986年才复馆，1991年苏联解体后又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总领馆，直至今日。

政治的动荡不仅让俄领馆开关个不停，也深刻影响了俄人的命运，许多人被迫逃亡上海。根据美国学者墨菲（Rhoads Murphey）的统计，1936年在沪俄侨有15000名，数量仅次于日本侨民。俄国人一度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这座无需签证的开放城市，有乞丐，有贵族，还有大量的士兵。

在俄领馆落成的1917年，美国著名报人鲍威尔（John Powell）来到上海办报，下榻在领馆对面的礼查饭店。

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俄国人在上海快速的适应能力。“士兵们找到中国银行保安或守夜人的工作，俄国女人开了服装店、帽子店和美容沙龙，而在法租界，几乎每个街区都出现了俄式餐厅。”他认为当时俄侨在上海的角色很重要，其社会阶层正好介于西方白领与中国苦力之间。

如今俄领馆的一楼是签证处，办公在二楼，其余供工作人员居住。领馆的雕花大门面向浦江饭店，高悬着一枚金色双头鹰图案的俄罗斯国徽。

从这扇门进去，有个小巧的门厅，地面由别致的手工马赛克铺就，装点着黑红色大理石柱和螺旋形乌木楼梯。再往里是个宽敞的会议厅，护墙裙也是乌木的，视觉中心是一个奢华感的铜饰大理石壁炉。俄领馆的新闻发布会常在此举办。

大楼还有面向外白渡桥的露台，江景迷人。站到露台上发现楼前居然还有精巧的小花园，布置了迷你池塘和六角凉亭，刚刚好。

作为一座外滩历史建筑，这座灰色大楼得以留存，并保持百年前初建时的功能可谓极其幸运，虽然那雕花大门开了又关，关了还开……

俄领馆（插图：张雪飞 摄）

昨天：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

今天：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

建造年代：1917年

建筑风格：带巴洛克元素的德国复兴风格

建筑师：里约伯（Hans. E. Lieb）

地址：黄浦路20号

今昔高考感言

李景端

近日，高考无疑是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。我自己上大学的经历，比较特别。1950年我考进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，因不想读工科，次年又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。后因院系调整，转到中央财经学院。一年后两校合并，最后我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。回首我当年两度参加过高考，四年上过四所名校，联想今昔高考的巨大变化，不禁萌发诸多感慨。

感慨之一，高考身价天差地别。1950年的高考，基本上延续解放前大学招生模式，有的几校自愿联考，有的仍是各校自考。那一年我参加了四场高考：上海交大、复旦、同济的三校联考，以及沪江大学、浙江大学和南昌大学三校的分别自考。在七月大暑天，我从上海、杭州一路考到南昌。那年代，只有考生自己关心高考，社会上根本没把高考看成多大的事。想到如今的高考，清路、禁声、住宾馆、专车送考、考后旅游等等优待，深感今天的考生，真是生逢其时、无比幸运啊！

感慨之二，高考难度越来越高。我浏览了一下今年江苏高考的试题及答卷，不仅肯定我考不上，而且数学卷更是零分。当年我先后考进上海交大与清华，虽然够不上“学霸”，但也可算成绩优秀生。如今如此落魄，既有几十年忘掉所学的原因，还因为那时的考题，远没有今天这么难。我考清华时，记得作文的考题是：《一年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》。很明显，它要比今年的《智慧》《蝴蝶翅膀的颜色》这类虚幻题目好答得多。上海沪江大学曾是教会大学，其英语要求高是出名的，但那年该校英语高考，就没考英语听力。我发现今年高考的英语试卷那么长，光读完题目就得费不少时间。见报载，近日5名英国“学霸”，组队20分钟内挑战今年中国高考题。结果，数学卷正确率为零，英语卷每人至少错3题。可见，真是难为中国考生了。高考考题设计这么难，这无疑来自应试教育的要求，对此我不赞成，但只好理解。

感慨之三，当今我国高考如此受关注，令人既欣慰，又叹息。欣慰的是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，有望走进高校大门，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。当年我考大学时，全国考生不过几万人，而如今已达七百四十多万人。这种局面折射出的，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步伐，当然可喜。

不过，看到高考竞争的无比激烈；力拼死背硬记的应试教育，带给年轻人的巨大压力；特别是看到我的小孙子，从小学开始，就忙着课外上这个班，补那个课，大人小孩都为应付中考、高考而期盼、纠结和焦虑，我又不能不为现行的高考模式而叹息。为什么高考成为众人人生追求的独木桥？为什么考分成了评价人才的惟一标准？教育改革的道路究竟指向何方？我非教育行家，除了叹息，没有答案。但借此感言，略抒衷情。希望加快教育改革，完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，使今后的高考，能带给国人更多的欣慰，尽量把叹息减到最少。

安

陈迅

上海博物馆藏有唐伯虎《枯槎鸲鹆图》。图上一只八哥栖在树头上，张着嘴，分明在歌唱。右上方题跋云：“山空寂静人声绝，栖鸟数声春雨馀。”左上方乙亥春御题云：“一枝栖亦安，三山来应窗。谁云不遇济，看取唧唧者。”唧唧鸟就是八哥，学名鸲鹆。乾隆御题让这幅画有了新的意思，“安”多么重要，哪怕栖在枝头上，只要安定下来，也能唱出美妙的歌。

妻子接班炒股

俞金铃

我从1992年购买《上海股票认购证》开始炒股，那时候白天上班时说股票，回家路上谈股票，晚上在家听股票，休息天到朋友处聊股票……总之，那时候股票是时髦的事情，也是改革新生事物，让人感到新奇。可是，没有几年，我就觉得股票不好做。当时炒股：买进（想低价），等待（想涨价），卖出（想赚钱）。结果是买进（不涨），等待（下跌），卖出（割肉）。经历了几年股市风云突变，输了不少。按照妻子的话说“连银行利息也赚不来”。尤其是2007年牛市高潮时，我心中狂妄，买进卖出，整天忙碌。到了5月30日暴跌时，我还想抄底，又买进上海电力5000股，每股12元。接着的日子是股市一路低迷，走跌……为了吸取以往割肉的痛苦，我忍了。跌了，补仓，再跌再补仓。妻子看着我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看着股市每天只有绿灯闪耀而没有红灯高挂，也不与我多说，怕影响我的心情。直到2014年股市指数跌进2000点内时，妻子说：“我来接班吧，你做参谋。”我无话可说，就像一个战场上下来的败将，没有理由不缴械投降，因为赚钱是硬道理。

以前一直不关心股票的妻子接班炒股后，妻子每天都会听电台，看电视，阅报纸……了解国内外大事，特别是经济发展动态和信息更是了解，分析，判断……将重要信息记录备案，经常还与小区股友们谈股论金，仿佛一个老股民似的。在股市低迷时，妻子虽然没有赚多少，起码不输，让我刮目相看。

今年春节后牛市逐渐复苏，妻子更忙碌了，为了让妻子全心投入股市，我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家里的每天买汏烧。每次妻子说着股市，我还有点不理不睬的样子，心里嘀咕着：“牛市呀，谁不会……”想不到今年牛市特别火，每天看着妻子的笑脸，我只能默默地做好家务来回报。因为“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啊”。“上海电力是参与国家核电……预计起码可以涨到每股20元（当时每股8元）”。到了每股20元，妻子分析说，根据最新报道预计每股涨到30元。哦，半月后真得涨到了每股30元，妻子也晕了，怎么了，牛市就这么牛啊……妻子的情绪开始波动了，失眠了……我说5000股再加上补仓的全抛了吧，在我的一再劝说下，我们把上海电力每股以29.8元全部抛出，净利润达到140%。虽然该股又飘红，5月26日涨到每股35元，但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人有的时候不能贪，心情舒服就好。因为毕竟手中还有其他股票，牛市就要有耐心。

在家炒股，增添知识，输赢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和谐。妻子，接班炒股你行，我挺你。

十日谈

股市人生

明起刊登一组《我与“东艺”》。